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

元宣城貢師泰泰甫著

碑

重修南鎮廟碑

會稽山在郡城東南十五里地氣廣博而降厚峰崑蒼翠上出霄漢而天柱石帆臥龍諸山皆環列其下如臣妾之事大君罔不順伏趨向周禮職方以為揚州之鎮信夫隋開皇十四年始即山立祠唐天寶十載詔封永興公祭用南郊之日歷代遂著常祠國朝加號王爵以孟春之月遣使齋香幣祀一太牢守吏齋宿具三獻禮其崇報之典視昔有加焉獨庶無守者有司又少涉其地風雨凌暴久而不免於摧敗傾壓矣至正四年春庠陵夏君日孜來為尹以故事謁廟下顧瞻徬徨曰尚可緩乎亟詣郡白狀郡長貳咸是其議俾更新之于是邑人相率分事竭

作去其朽蠹易以堅良既增既廓百度具興閏三月工師告成
重門廣庭挾以恢廡殿寢閑以齋庠翼以神庖賓館悉稱宏麗
且命道士陳道盛守之盡覈故田奉祠事餘興給其食鼓鐘之
聲鏗鐃四達齋心竭誠朝夕惟謹然後克稱朝廷敬恭明神之
意而山靈川后鬼物衛從百恠之狀亦歛然森布流動于烟雲
莽蒼中矣竊惟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而天子巡行四岳則舉
望秩未聞其祀鎮山也史傳雖稱秦皇東祀會稽而未聞其廟
祭也然則歷世共事弗絕何欵蓋山川能出雲雨則法當報祀
而其神明之會非假屋室像設宜無以寓其憐欵之誠此
南鎮之廟所以歷千數百年而益盛也况世傳神禹之興朝諸
侯于斯乎嗚呼神人協和而后理化大行六沴不作百穀用登
吏茲土者其可昧所重輕哉然廟雖隸縣境而山寔一郡之望
山雖望于一郡而靈氣周流未嘗不上下磅礴乎吳楚之域斗

牛之壘也是役也固以見郡政之舉而夏君亦知所重輕矣因
作迎送神詩二章俾郡人歌以侑祀曰

神氣磅礴兮下廣深鎮南服兮鬱欽峯宮庭恤兮孔碩松与栢
兮蕭森神之施兮澤濡惠我民兮不疵以愛錫祀兮自天函香
兮孔盖神穆兮降升載雲霓兮翠曾來儵忽兮泛如雨盼豐
融兮于豆于登

湖之瀕兮山之陽神燕娛兮中堂歛參差兮拊鼓折瓊華兮奠
楸漿神將歸兮載起龍而股兮旗旖旎神不留兮柰何我之思
兮曷已野有稷稌兮隰有蒲荷俾民樂康兮降福不那春秋兮
灌薦風雨兮崇阿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南岳衡山在荊州之野祝融之墟蓋五岳之一也自黃帝堯舜
以來莫不崇祀而副以瀟霍二山漢武南巡以衡山遐遠阻江

徒祭其副徵諸曲礼班、可見我國家混一天下歲時遣使代祀惟謹杭州北門外故有霍山行宮圯壞不治比年將吏有別建廟于太平里之通衢以祠神之從者層檐穹棟疏櫺闥戶金碧輝煌規制宏麗戊戌秋九月丞相康里公過而見之進父老曰東岳在魯境內所在猶廟祀不置况衡山寔莫我南服者乎然惟從之祀而象設未正非礼也乃捐金命工中塑嶽帝像苟從六神而廡繪山川鬼物之狀車馬仗衛出入之儀因其舊而更新之明年正月率僚佐藏事于廟裸薦興俯小大成一靈夙肅然神若歆享因顧左右曰若是固足以稱神明之居矣然不可不思所以經久者乃割錢唐履泰鄉官田六百畝命龍虎山道士祝升智掌其祠事仍以西太乙宮真人王用亨主領之未幾升智又買廟後民地得六百餘步以增創之然後殊庭真館邃宇重堂莫不秩然並起矣既事執事者請紀其成竊惟漢武

因其近以忘其遠即其副而遺其尊曷若廟貌之設猶不失其本真哉况山川之氣無所不通神之周流亦無往不在精誠感召如響斯應秩而祀之又何歎焉乃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靈連蹇兮夷猶駕文豹兮杰軋不我即兮我心則憂靈續紛兮來下朱兩幡兮從如雨舞婆娑兮坎其擊鼓鬱金裸兮楸將烝殺兮芳香靈醉飽兮在堂靈之去兮不我留湖水春綠兮吳山秋望回颺兮綢繆祛予灾兮遂予癘降予以福兮壽且祉歲復歲兮報祀無已

杭州新城碑

至正十八年春平章謁太尉曰錢唐東南重鎮地當衝要城郭不完其何以守太尉曰然茲寔大役汝其白之丞相丞相謂天方旱民將弗堪議久未決則又曰丞相無憂也當有以處之遂

詣太尉請出粟二十万石以始興築命郡守謝節考觀圖志以
諮故寔度地植表以正方位視民力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
以均其徭發姑蘓吳興嘉興松江四郡及一州兩縣四隅之民
更相作息以亟其成犹慮夫趨事之或息也則督部將先築錢
唐門並湖者數百丈為之程勸且誓群有司曰凡今之為非徒
勞民且費也勞之將以休其力費之將以衛其財諸君其勉喻
之吾且日視其勤情矣其自候潮門步自東青門則平江守周
仁治之自錢唐門步至豐豫門則吳興通守陸大本判官張士
俊治之餘杭則嘉興通守繆思恭治之艮山北新清波則松江
通守謝禮推官馬玉麟治之和寧與錢湖則屬之海寧州仁和
縣而摠其役者寔謝節也令下之日風馳電驅小大奔走莫敢
不共伐石于山浮木于江舟輪輦載千里相屬荷鍤揮杵萬堵
皆興曾不三月而功已告成凡用石之工一百六十二万木之

工一十五万巧之工一百八万金之工二万徒一千三百五十
万土石磚甃灰鉄木植麻梟之數累鉅万億而不可勝紀也城
之周六万四千二十尺高三十尺厚視高加十尺而殺其上得
厚四之三焉甃以貞甃錮以堅珉礦堅堊塗雪立虹貫舊城包
山距河故南北長今則截鳳山於外絡市河于內故東西廣而
廓輪適中焉為門一十有二東曰候潮曰新門曰崇新曰東青
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豫曰錢塘南曰和寧北曰餘杭
曰天宗曰北新上各建飛樓四楹而外為甕城門皆左右闢其
餘艮山清波各為月城環旋出入互相屏蔽鑿石為樞治鉄為
扇金鋪銅環啓閉有則縣以飛梁塹以重壕內凡二百步設鎧
道以上下人馬外凡百餘步設方臺以便矢石其上則發號之
亭邏卒之舍睥睨樓櫓連輓飛礮靡不畢具于是崇墉堅壁若
天造地設神鬼變化而形勢為之一新矣經始于十九年七月

十三日迄工于是年十月某日平章乃諏吉日戎服上馬監軍
司馬握刀抽矢泛以鼓吹登城合樂以大落之千夫行酒万牛
共炙高管過雲飛旌耀日文學智謀之士貌虎熊羆之將頡脰
起坐更迭唱酬遠近觀者盈城溢郭罔不心懼目駭以驚異其
儀觀之偉成功之速也既事其賓僚將校相率請文以垂顯刻
固辭不獲而其請益堅遂為之記曰杭之為郡左江海右湖山
內接京畿外控諸國潮汐晝夜一再徃返風颿雨舶瞬息千里
象犀珠玉之珍杭稻魚鹽之利常溢于庠市而其俗又机巧多
技能故五方之人咸集于此邑屋鱗萃貨殖填委可謂庶且富
矣其城創于隋楊素者週迴三十六里奇廣于唐錢鏐氏者七
十里方是時五季迭起干戈相尋錢氏獨能保有茲土以國覲
宋及我天兵南下農不弛耕市不易肆涵煦休養又將百年故
民生不識兵革而城郭益廢不治十數年來遭時弗靖或遇小

警則民心皇皇奔走駭散而守者亦莫知攸措今平章乃能懲
禍于既往防患于未形僉謀獨斷以作斯城使國本以壯民生
以寧立久安常治之基無一旦隳突之患所以贊襄丞相太尉
而翊戴王室者其功烈為何如哉昔者南仲之事文王則城朔
方以息四夷之難仲山甫之事宣王則城東方以弭諸侯之亂
播之聲詩載諸簡冊千載而下犹使人咏歌欣慕不能自己然
則平章之興茲役也其有見于南仲山甫之事其君者歟勒
銘垂勛其可少乎詩曰

於赫皇元曩坤括乾作民父母殷教誕宣二祖九宗垂統繼極
皇帝嗣位克肖天德百年于茲文恬武嬉萬國一家城郭弗治
人衆物盛釁生不測海內騷然小大失職皇帝曰咨孰殿東南
僉謂康里協于帝心汝作丞相于旬于理懷柔協和以對天子
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仲也死節行錫席食

季也秉鈞兼總宥密賸茲錢唐左湖右江提封千里寔為大邦
曰隋楊素載輿版築五季之際保于武肅宋復休養生齒日臻
仁漸義摩則惟我元盛極則否民亦瘁止狂章隕突四郊多壘
不有嚴城其何以寧迺究迺度迺經迺營迺召長吏迺集將校
令出維行是則是効按圖審勢庀材鳩工師徒響應役夫景從
荷鍤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工各立部位樹幹林比聚甍山嵬
縣梯輓石鬼運神移力作甍、和穀許、並驅齊興千雉万堵
崇墉既起壯我雄藩鑿樞承鍵截鉄成闕虎符魚鑰式嚴啓閉
動靜應時內外合制穹樓傑閣倚天絕雲丹碧炫耀五采成文
限以長壕防以連埭跨以飛梁洞屬闐闐舟航水塞車馬陸填
百貨之委商賈貿遷珠玉象犀南金大貝侏任雕題諸蕃畢萃
既庶且富則教其民、曰忠孝敢不敬承忠以事君孝以事父
允蹈斯言天錫爾祐昔也無城民何所依今也城成按堵而居

昔也我民朝警夕備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于以康之
我有粟帛于以藏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愛呻為謳伊誰之力
伊誰之力相臣將臣固我金湯以衛我人吳山蒼、海波不驚
天子万壽四方底平

建安忠義之碑

至正改元之十八年皇帝重念閩海道遠用兵日久民弗堪命
詔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化帖務爾以便宜移鎮之
公既蒞事務倏厥我明年淮寇陳友諒遣其偽將鄧克明等由
建昌分三道犯閩又明年春三月陷延平夏五月乙亥圍建寧
時經畧使伯顏不花在中遂以摠管阮德柔為叅知政事調
度諸軍都事余元善檢校趙璋治文書以佐之達魯在赤般若
帖木爾主餽餉同知陳子琦賈瑩駐莊文善各率所部往來接
戰仍与理問景福普寶万户劉八十朱建安鎮撫獲吉刺歹田

成任李庸嶽丞祖脫因不花劉承祖唐齡府判廉荅里麻周宗
 仁推官左惟温經歷徐興福清州同知蕪顯忠等分門拒守江
 西行樞密院副使明安与軍政元帥呂天澤司礮石江西僉憲
 察伋揭泐江東僉憲余觀詢謀勉勵以獎士氣尋陞陳子琦為
 郎中賈瑩駙為理問在文善為宣政院判官甕吉刺及田成住
 為萬戶既而賊勢益張公急督牙將合諸縣兵援之秋七月丙
 子復延平戊寅建寧圍解又明年春三月鄧克明復導渠帥胡
 廷瑞康泰大舉入寇三月庚申臨邵武五月辛未奄薄建寧城
 下當城西城立十數砦以鉄礮火箭雲車机弩書夜攻突不少
 息城中食且盡公聞之顧謂叅政張裕曰此劇寇也我當親往
 督師凡資糧靡屨之在行者子其速治之平章完者帖木兒左
 丞帖木烈思奮然起曰公掌符節義不可行在我等即日誓
 諸將于庭馮旗蒙鼓行次延平號令嚴肅道路所經果穀如故

賊聞官軍且至攻益急平章謂左丞曰賊今深入建圍未可卒
 解汀州總管陳有宣戰數有功以為叅政任上流事則賊勢自
 分左丞曰善然非躬往不可秋八月壬辰左丞馳數十騎冒圍
 入城中城中軍民呼號喜曰左丞來吾屬生矣時叅政阮德柔
 寔揔軍事且以其兵守平政門叅政魏留家奴以其兵守南門
 賈瑩駙陞元帥以其兵守朝天門陳子琦陞揔管以其兵守臨
 江門申號令以嚴備禦者達魯花赤蔣吉沙同知天保四万户
 如故而益以喚住董桓也據要衝以為發援者右丞章完者叅
 政鄭收龔思永行樞密院判官賈杞禿也近以舟師次水南者
 延平達魯花赤趙唐兀歹也留寓而籌策者仍三僉事更佐以
 江西經歷葛元詰也在告而分任其事者郎中鄭潛達魯花赤
 般若帖木爾也九月賊梟將辛某復益兵來攻我去城不五十
 步連置營壘勢危甚乙卯左丞率都事張貞王斌理問易理雅

思及掾屬等會諸將于官山新城遂所以擊賊者于是阮恭政
 首出拱北門焚椒欖山砦魏恭政出南門奪水南砦賈楚駢敗
 餘黨于菱角塘陳子琦董天麟亦敗之于萬安州獲牛羊馬駟
 甲冑鎧仗之屬不可勝計賊自相踐溺死者千餘人丙辰賈楚
 駢乘勝復建陽戊午陳有定復邵武賊散走者輒遮殺之餘悉
 度閩以適平章左丞既振旅還會府論諸將功公方第其賞賚
 之等諸將咸曰去年建寧受圍六十四日大小三百餘戰居民
 壯者執干戈老弱運磚甍婦女治糗糧晝夜目不交睫四面矢
 石襍下死傷甚衆雖重創且攘臂轉戰不已城賴以完今年圍
 又一百八日居民力戰昔視勇益倍倉庾竭則悉出穀粟以給
 餉帑藏虛則傾所有繒帛金寶珠珎以助費至于剝木皮首草
 本以待頃刻之命猶分食飲以食戰者雖童豎羸瘠亦棄城怒
 罵誓不与賊俱生建城幸不陷而我守得以成功者皆吾民奮

忠效義之所致也其敢私賞賚而忘吾民耶公曰善哉既行賞
 乃命權司發廩監四千斛以遺民食仍命有司立石通衢題曰
 建安忠義之碑為八郡勸以師旅嘗承之太史也其事始末來
 徵刻文竊惟先王建邦設都必負溪山之險嚴壁壘之制者所
 以禦強暴而防禍亂也然而高城深池卒不能勝一朝之變由
 民心之不固也是故教之智仁以育其德道之任卹以和其行
 勸之樹藝以厚其生薄其賦歛以休其力然後上下相親休戚
 相係若子弟之衛父兄設有患難雖使之赴湯蹈火犹且不惧
 又冒疾視其長上而不知救也耶比年橫兵連起所在吏民望
 風遁去連十數城無一能守者甚者反為嚮導甘于臣僕又甚
 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天綱人紀於是極矣獨建安之民能以
 孤城抗守連歲非真有所見者能之乎吁偉矣哉夫忠義固本
 于人心而激昂獎勸則在上之人今相府不有其功而歸之諸

將諸將不有其功而歸之于民，其有不効死者乎？况建安寔
 徽國文公講道之地，郡縣有祠，閭里有塾，而五劉之忠，三蔡之
 學，游胡真氏諸先生遺訓，具在凡事上，使衆之方尊君親上之
 道，其父兄子弟聞之，孰矣？茲以數千之遺黎，走十萬之強寇，休
 風丕烈，卓然冠乎東南，而光照海岳，厥有由哉？為之詩曰：
 元德天齊帝，敬日躋奄有。万国遂式九圍，盛極豐生在位，突隳
 河蕩南北，山延東西。于淮于江，流禍不已。暨于閩邦，叫喚蠶起。
 鴟張角拒毒甚，蛇豕犯我疆。塲瀆我圉，紀維甬建安城固以完。
 再至再敗，卒莫我干。我民繹々，我師桓々。各率甬力，以却凶頑。
 倉庾之竭，民則我食。帑藏之虛，民則我給。不令而趨，不呼而集。
 載戰載守，靡日靡夕。寇既退矣，賞賚斯論。相曰：女將々，曰：女民
 功成不有懿德，是敦窮躬。克讓遂有休聞，天佑其忠。人服其美，
 孰不賈勇。以張士氣，芝山巖々。建水瀕々，生既復生。死猶不死。

維學之正，維道之隆。施于後來，烝々其茂。抑澆揚淳，以激其風。
 伊誰為之？徽國文公平章曰：都宜錫爵，羨敢錄以聞。稽首北面，
 天子聖明。東南寔眷，刻石垂休。臣百其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公功德之碑

皇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承平百年，民生熙々。不識兵革，一旦
 竄起。汝蔡毒流荆楚，以及江浙。皇帝重念茲寔，大藩非得威信。
 重望之臣，不可廼至。正十二年秋，詔遠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慶童移鎮之。冬十有二月，公至視政。其時江東饒信徽廣
 德鉛山浙西之常湖建德悉陷于賊，且急犯三關以窺省治。公
 乃召僚佐將帥，語曰：皇帝以重地畀我等治，方地萬餘里，屬郡
 三十二。今若此，忍時刻緩乎？亦其即率所部，分兵以進。其或資
 糧有不供，器械有不備，凡在行有不給者，其責在我。紀律不嚴，
 戰鬪不力，慢期愒日，以殄我師，則罪其可辭。于是大小震懾，莫

不用命所向克捷曾不踰時郡縣皆復乃合長吏按視民數盡
出註誤勞來招集俾安其業仍發粟賑之而後流離之民遠近
畢至矣省治燬羨舍露處吏告經始公謂故址隘不足以稱大
藩之觀宜更大之或以役重費廣白公曰吾方藉此以贍貧民
奚為不可是殆非若等所能知也遂伐石于山浮木于江分官
董工万手並作功既落成而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杭郡學創而
復廢會其所入不足取秀郡學院餘財益之規制宏敞視昔有
加公率僚屬行舍采禮林、揖讓在泮之士咸稱頌焉其他官
寺傳舍樓觀之屬有闕于政者因不完治雄書大扁弘偉端重
識者以為如其人十四年冬太師中書右丞相脫、公大舉南
征一切軍資取具江浙穀粟薪橐秸之需弓矢刀劍戈矛甲
冑之用動以萬計陸運川輸千里相屬使者督促秀午公能推
誠感物以簡御絲周旋上下曲盡其道遂使民不告病官無廢

事明年春常州無錫盜起縱兵大掠進逼郡治新驛道衆議以
重兵殲之公曰赤子下缺

父幹羅思光祿大夫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贈益國公。早以勛
 臣世家之胄遇知仁庶給事內廷後長宿衛擢授中奉大夫大
 宗正府掌判三遷至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出為淮東廉訪使入
 為工部尚書拜河南行省參政左丞進資德大夫甘肅行省右
 丞遷山東廉訪使改樞密副使陞同知除侍御史陞中丞領侍
 儀司事兩陞皆特命也進榮祿大夫江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遷太府卿復留守上都提調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加光
 祿大夫平章行省遼陽遂來江浙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未行改

平章行省淮南未行還任江浙加銀青榮祿大夫踰年改福建
 行省平章未行天子念公久勞于外且南臺按治四省為尤重
 特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賜上尊御衣以寵異之實
 十八年秋九月也公既去之五月杭大夫士及其庶民父老日
 造丞相府俯伏頓首請曰吾儕小人得不隤死以至于今日者
 丞相與平章力也丞相幸留惠我而平章已去省吾民獨能已
 于思乎將圖刻于金石樹之肖門之外以昭示無窮用敢冒昧
 以請丞相以屬師秦師秦不敢以固陋辭遂為之銘曰
 維帝作極維臣共命維歡降賢俾輔元聖龍驤虎躍乘風翼雲
 統一萬國坤寧乾清有偉康里世著茂績帶砺河山子孫奕々
 祖也益罔錫爵上公父也繼美適續大功維賢有子克承克似
 遇知仁皇入脩宿衛能以恭謹出入禁闈帝曰女眾女其長之
 女賢女文可判宗正我還女留我京女尹出則司憲入則考工

克侯女職令聞日隆河南西涼既恭既承樞机宥密貳副經登
執法之司儀表中外玉帶袞衣歷踐台位賸茲江浙新劄于兵
疇其鎮之僉曰公能皇帝曰俞女其予治衛以虎賁錫之弓矢
公騎如雲公來自東誓將出師誅止其兇且附且降我疆我理
宥註撫殘其來如子粟施于廩其惠則均物取于市其價則平
內節財用外蘇民力祁寒盛暑朝出暮入民庶安矣我心則寧
乃構公堂乃經乃營公堂既成孔席有翼敷政設教是效是則
王師大舉其會如林供億百萬悉資東南漕粟飛芻千里相屬
指顧有方饋餉用足彼蚩者氓梗于毘陵惟德之綏不煩以兵
彼狂者獠于杭之里德不可懷梟首以示公馬駸、出鎮海寧
公來幾時海波不驚公胡遽行寔長南紀公不我留我留不已
昔也克獷我掠我殘今也甫安煦我瘡傷昔也姦貪我腹我剝
今也甫安去我蠹毒我飢公哺我寒公衣撫我卹我、胡不思
天錫我公彌壽遐福以莫不庶以受百祿公曰豈敢天子聖仁
惟天子萬壽以福我後人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德政碑

至正十六年冬皇帝重念江浙用兵之久既遣大臣出鎮之犹
慮司風紀者不能深諭旨意乃以江浙行省左丞丑的公為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官廩匱乏民力凋耗公私大困公視
事慨然嘆曰天下承平則擊奸去邪職也今日之事其在安靖
而輯之乃挈綱維申令典務存大體以清治化厲行臺移置會
稽公需之物吏白下有司治公曰有司即擾民矣遂出公帑市
于民悉當其直民甚便之杭之三閩曰昱嶺獨松千秋控扼宣
歛諸郡公首議增侯堡壘嚴兵守禦賊屢犯輒敗去賴以無虞
軍士有暴橫者短衣露刃白書群行市中殺人而奪之金有司
莫禁聞公來皆避逃去且相戒曰監司大人不可犯也異時軍

民襍處清亂無別甚者遂私其室公語其帥于北関門外夾河築五壘役居之亂少已杭故無城保結之法久而益懈公更令戶大者長万夫次千夫又次百夫立部伍別旗幟上下相維視他郡寔為嚴整郡縣屬兵後吏並緣為姦公取其尤無良者懲之餘皆重於犯法司稅者多結市井無賴子分布遠近以漁獵商人令悉禁止物價遂平倉吏歲當更有司輒視貧富為去取公廉知其弊父老奉香擁拜道上曰此細故曰幸留意焉吾儕小有所賴矣西湖書院在憲治之西尊經閣歲久益壞公出私廩白粳二百石大興候之丹蘄縣漆煥然一新識者固知其深有得于治本矣三吳之使來輸忠款丞相議遣官往報衆未決公獨力贊其成迨今民受賜焉十七年秋上聞而嘉之擢行省右丞賜上尊金幣慰勞甚厚臺臣尋以治狀聞監憲如初按太史周暉所著武功錄公以浙東元帥董師江東克復三路二

州一十三縣全活十数万人所至撫摩煦嫗民爭歸之及其還鎮于郵也置候城田以絕橫歛復赤杭糧以便輸納增鄉飲田以敦禮讓凡可為斯民計者無不深思而致力焉及今監憲又能維持綱紀周旋上下以康濟時艱非其寬仁雅量包涵容蓄無施不可安能使人翕然嚮化若是哉公字子元號春野蒙古氏曾祖聳于山泰師中山王祖德里山河南行省右丞父萬僧江浙行省平章公由近侍拜南臺監察御史歷四道廉訪使翰林侍講學士累官榮祿大夫今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銘曰昔我世皇既定四方分命百司乃紀乃綱大江以南釐為十道十道之長維賢允蹈睠茲西浙實為大藩地廣物夥民庶事繁我公之來屬時孔棘務存大體用作民則短衣朱抹白晝掠金片言之出強暴革心奸吏舞文戕我善類罰止其尤罔敢或肆三関額、控扼東西連營高壘賊莫敢窺什伍其民互相保結

以戒不虞以安甬業閑征有度商賈乃來筦庫弊除吏民畏懷
乃新學宮以振教鐸重門廣庭穹堂傑閣公既戾止玉節繡衣
來游來觀是式是儀是式是儀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克倏厥職
皇帝曰都使往南國文錦上尊式章有德合鼎甫踐憲命復臨
予非女私寔民之心公拜稽首曷敢不欽天子萬壽以宣德音

重建清平山西天元興寺碑

杭之吳山西南行數百步其勢委而復起曰清平山右旋而東
浮屠居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歲贈太師中書右丞相和寧忠
獻王脫脫始來江浙為丞相時會西天高遠摩寔理板的達師
駐錫茲山王見而異之曰此佛祖上乘人也涉流沙万里東來
而適與吾遇非夙緣乎乃厚出金帛施之俾拓地創業建大招
提且為候息之所越二年王還朝師居山中益久一日謂其徒
曰吾歸西天矣遂拂袖去莫知所之汝有見之秦隴間者時已

百餘歲矣至正乙未天子以江浙用兵之久民力凋弊思復重
臣治之遂以王季子中書平章達寔帖木爾階金紫光祿為左
丞相凡招降討逆賞功罰罪一切許以便宜居數年政大俟舉
上聞而嘉之遣使錫勞加儀同三司因感歎曰此皆先王之教
非臣之能也其將何以報國家之恩寵而慰安先王哉間以暇
日登覽湖山訪求遺事則寺燬已久獨舊鐘存榛莽間王之名
識具在徘徊頽望惕然興懷乃出錫金規復舊制工師效能民
吏協勸曾不踰月而窮堂邃宇廣殿重門藏經之室懸鐘之樓
香積之厨栖禪之館罔不畢具繕以周垣甃以文石朱楹雕題
寶幢珠絡佛菩薩天神之象香花灯燭之供鍾魚鏡鼓之音鏗
鉤炳耀視昔益加盛焉乃更號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又于
殿左創屋四楹奉祠先王割田以供祀事餘以飯其僧凡所以
盡心圖報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王康里氏幼侍武皇歷登

華要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以至命相封王其中子帖木兒塔失中書左丞相贈太師真寧文忠王皆以盛德大業垂勛竹帛王之在江浙也鑿市河以通舟楫出粟米以賑貧民去今三十年深仁厚澤藹然猶洽于民心今丞相復能以宏材大度康濟時艱使朝廷無南顧之憂黎庶有樂生之望豐功偉績光昭前烈茲寺之興豈獨致嚴追遠以永其孝思而已哉庶將祝釐錫福為人臣效忠之勸爾師忝不敏甚幸以文墨論議趨佐下僚用敢脩錄其始末而為之贊曰

大邦維杭左湖右江吳山中起群峰來降清平之陽元興有寺誰其作之王康里氏高僧達摩來于西天雄偉博大神光燁然王既見只王心則喜窮堂傑閣斯實創始隻履之歸劫火灰飛王亦遂去衆極于西王有賢嗣出入將相來殿南服為國屏障乃登茲山徘徊顧瞻梵宇再新王祠孔嚴丹楹金題寶幢珠絡

神象巖巖天龍踴躍趨趨嫫侍魔舞鬼歌雨花風枝散亂交加精神感通用錫繁祉人孰不曰忠獻有子忠獻有子克繼克似踐父之位行父之志維父子濟美以輔我家邦以欽于世世

四明慈濟寺碑

慈濟寺在明城之東鄞江之上故泉州德化縣尹楊侯秀為乾符觀主太虛容法師創建者也侯郡人仕宋為監船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主來朝嘗涉海時風猛濤怒舟幾覆侯于恍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者因得無害歸而圖所以報祠焉聞容公東南碩師遂往謀之師曰明之山東玉几峰為阿育王舍利之藏又東補陀落伽山為觀音示現之地朝廷歲遣使禮祠兩山而王公僧俗川浮陸走以禱以禳者常肩摩而踵接侯果能即其地之衝創寺以為延接之所則報無踰此者侯曰信然非師不可乃買地度材用創茲寺前建大殿後闢方丈三門兩廡丹

藏輝映而正觀之堂栖禪之室庖福庫庋而莫不次第興舉矣
至大二年上之朝始被今額賜璽書加護仍號師淨妙慈行真
辨圓悟法師俾其徒甲乙為之主于是四方禮祠兩山者有所
歸焉初寺之興也地瀕瀉鹵食飲苦之一日行寺之東偏曰此
宜有伏流購其地鑿之果得泉甘美雖大旱不竭他日又將即
泉之北創歸寂之塔眾謂泉南大樟能出光怪里人方神之懼
與作有犯笑師曰吾已示之矣其夕天童雲外岫公泊舟樹下
夢老人求師謝去明年師壽七十召其徒法言可貴曰我佛世
尊教從閩中入流止所遂得空城我何以即解脫乎復執可貴
手曰女父儒者生女時夢兩老禪至老禪宗門魁碩也汝今為
我弟子豈偶然哉凡我所未了者其在女乎言已跏坐而逝眾
既奉師全身歸諸泉北之塔而傳其業于言、居十年賴以不
墜及貴繼之焦心勞思務承師志間頌謂其徒曰昔者寺址甚

隘晦不踰七今以眾檀那力已倍之矣昔者田入之數僅二百
畝而象山塗田又輒壞于水今幸成隄亦已倍之矣獨莊嚴象
設未備桃花渡新菴欲創而未能其何以卒吾業廣吾施乎未
幾有弟子普光者歸自江淮得設色雕塑之藝延即大殿立觀
世音大士像塗以黃金絡以眾寶幡幢華蓋亦既完好會宣慰
使李公允中完者篤公來視政首謁茲山曰吾聞貴上人將創
菴海濱以廣延接此其人行甚高宜有以助之乃相率捐金力
倡其成且名其菴普濟然後規制恢拓棟宇宏麗鐘魚鏡鼓之
音香花燈燭之供與東南諸大招提韻頡頏上下而其所謂發菩
提心入三摩地者邦人士益知所禮矣至正戊戌冬予以分部
董漕閩廣使過甬東止宿寺之方丈上人款予甚厚將別執書
一卷若有所請而不言問之則狀其寺之始末以求記于予也
予既序次其事而復為之歎曰楊戩以孤身遠涉能致暹臣之

朝容公以碩德峻行能起揚侯之敬而言也貴也又能即空捐
有以獲殊勝上為天子祝釐下為民庶錫福使愈久而愈大亦
何其教之盛而信之篤耶予于是重有感矣銘曰

大海渤瀆蛟龍窟穴狂飈鼓之顛倒日月楊侯使暹摧檣折帆
被髮一呼風平浪恬惟大悲力是名菩薩圓通出現有維斯脫
歸謀容公慈濟作宮白衣金色鄞江之東王侯士民其來什伯
天子曰都錫甬今額有隆其棟有覺其楹寶幢珠鬘鐘鼓鏗錡
曰言曰貴惟容之繼且報且祈庶廣慈濟慈我之寓濟我之航
以二者心普施十方補袒落伽玉几阿育神光咫尺即我身毒
即我身毒永祐南服永祐南服為天子祝以千萬年無量壽福

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距慈溪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素駝峰之東有寺曰定水教
忠報德禪寺左山右湖奇勝為一縣之冠青松夾道綠竹沿澗

逶迤曲折行十餘里乃至山門始建于唐乾元間相傳為大梅
常禪師開創之地有泉出山東麓甘冽盛夏不竭注之飲雖久
不腐故名清泉其所藏大藏經乃唐人書吏部侍郎京兆韓翥
材為之記歲久寺壞宋熙嘉間太師越國公袁韶遂大新之奏
賜今額蓋寶業源禪師所營度也我朝至元甲午東州永禪師
來更創大殿去今六十餘年又復傾圮其它屋宇堂室亦廩焉
若不可居寺之耆宿與大夫士皆曰此非有大作為不足以成
此十七年春見心復禪師應選寔來師堅憇而任事辨博而識
微既至預瞻徬徨晨夜勤悴將圖興作會東南兵動徭役錄興
寺之勸益困一日陞堂白于眾曰吾徒逸居安樂惟佛是依今
雖財力殫竭獨無一人與我共圖之乎尋有耆舊仁英捐錢五
千緡為之創未幾復者踵至曾不踰年大殿告成又有僧大用
勸集眾力于殿辟後塑觀音及諸天龍鬼神之神象金碧塗墍五

彩輝煥而鐘樓經藏山門兩廡庖漏庫庾以次完葺凡其翠幢
孔蓋宝函珠及羽翼華燈珊瑚瑪瑙一切供養之具靡不周備
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庠陵下缺

佛智普惠禪師碑

台州天寧佛智普惠禪師年七十三以至正二十年正月八日
終其徒宗元等既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尚書貢師泰以
秘書卿台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寧惠禪師天童良禪師相率
謁予于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為狀請銘乃節其狀曰師諱明
孜字舜田族張氏州之黃岩人初母周常事佛好施予出見飢
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娠時夢异僧入室乃生師幼穎悟日記
千餘言于浮屠書一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
可遂往仙居三學寺礼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
禪師倡道東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徃其

意云何師應教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
門令噐也自是遍參碩師聞人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永
公元叟端公東岫海公尤噐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天寧請師
掌三藏相与激揚宗旨教譽益著會仙居慈安法席久虛衆推
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為他山重乎
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于江浙丞相脫歡公憲領院事
首檄師住天台之淨惠寺至順三年移主仙居紫籙山廣度寺
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高公選住處之連山尋隱雁山師方
登高臨深超然自樂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
天寧師辭不獲乃笑曰出處随缘甬遂行先是寺燬于火師至
升堂集衆揚拂曰吾徒赤手尚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犹可為
乎于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踰年而窮殿寔堂重門
侯廡与凡楼阁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内外秩然既事會南

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帖木公以使過台見而偉之
為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祿方公同知樞
密院事資德公奏政正奉公分省院于浙東咸崇信其道為作
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象雕金塗砂衆寶羅絡光采照耀一復
舊觀赫然為東南諸刹之冠矣一日召其徒曰世尊臨終示衆
有言女等當觀吾紫摩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其為我
了徹斯旨哉語已復請謝別樞密公以至師曰老僧去矣佛法
非國王大臣為之外護不可也敢以後事為屬明日沐浴更衣
淨髮跣趺而化昔天大雪草木縞素學徒悲號震動林谷葬之
日以及民士罔不來會天日澄朗道無游塵既窆大兩隨注衆
嗟异之始師家居之南有巨樟竦拔霄漢蜀僧過而指之曰茲
樹西偃當有鳴道法者出矣及生時樹果西偃師相貌雄偉言
論辯博恢擴真詮聞覺迷罔後學烝々來從如渴得啜凡度弟

子若干人得其法者曰藪曰惑曰瑞曰正曰嶽曰恩曰保曰印
曰圭曰大曰空曰慧角立名刹咸能蹈道南法藉々有聲師喜
為詩文雖片言隻字亦出人意表嘗即巾峰下闢軒以居自號
鶴松主人每朝夕煮茶款客引鶴起舞顧影踟躕儵然自得外
慮不入于心也去年秋鶴斃賦詩悼之詞極悽惋詞者悲之不
踰年而師亦厭世矣嗚呼師生赤城黃岩之野赫然名動乎東
南生能被恩寵于朝廷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訃贈非其卓行
高識有以异于人者其何以致是哉銘曰

竺乾之學禪為宗有極其奧斯覺雄并包万有混一空六識皆
寂衆妙融嘻師揮拂揚宗風三軍朝氣當鋒机即真破妄明抉
蒙度群弟子道弥崇出其緒餘著事功飛薨傑構連層窮城霞
海日光曛曛菩薩羅漢諸天龍黃金作相鬼當中襴袍錫號黃
帕封奔走士庶傾王公譽聲流布靡以鴻師今化矣超去蹤靈

塔永閩台雲峰勒銘貞石垂無窮

玩齋集卷之九

九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終





